

知味

聊斋闲品

乡村野夫数南瓜

* 李星涛

南瓜是乡村野夫，它处在亦菜亦饭之间，更贴近乡村的生活。

幼时，南瓜的瓜藤遍地爬行，爬到哪儿便将花儿结到哪儿。南瓜自己恋爱成家的较少，大都有媒人帮忙。那媒人常常是我的妈妈，她只要将盛开的公花摘下来，套盖在母花上，便成就了南瓜的爱情。

南瓜浑身都是菜。它的花色彩金黄、壮、硕、大，气势张扬、霸气，可以摘下食用。食用的南瓜花最好是半开着的，或者是羞湿地打着朵儿的。将其洗净后，用温开水焯去青哄味儿，入油锅和打得起沫的鸡蛋液翻炒几下，即可上桌了。“南瓜花炒鸡蛋——对色又对汤。”这句谚语不仅道出了这道菜色彩上的金黄诱人，而且也道出了南瓜花和鸡蛋在营养上的互给互补。鸡蛋是高蛋白，南瓜花含维E、维C等多种维生素，两者融合一处，既相得益彰，又浑然夺目。

南瓜身上，除了花之外，还有一宝，那就是瓜藤。别看你留够了瓜宝宝，可南瓜瓜藤依然是我们生活中的超生游击队，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再伸出几个藤杈，再开出几朵雌花，再生出几个瓜宝宝。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，菜农们只好采取掐头打权的办法，以便南瓜集中营养，专心致志地来养育已生下的瓜宝宝。而掐下的瓜藤头和打下的瓜杈，又是夏季餐桌上一道不可多得的佳肴。先将瓜藤表皮上的丝儿撕掉，然后切成寸长的段儿，用刚打出的井水激一下，立刻下锅翻炒，一分钟即可装盘了。

这道菜颜色碧青欲滴，看起来赏心悦目，吃起来更是清爽宜人。若嫌瓜藤味儿有些淡，可以将瓜藤切得长些，藤段儿里灌上调好各种作料的肉末。不过，做这道菜时，须待油热得滚沸，再迅速翻炒。这样做，一是防止肉末板结，不鲜嫩；二是防止瓜藤炒老了，失去新鲜的质地。翻炒过程中，可以适当加点温水，以促进瓜藤内的肉末早熟。刚装盘的肉末瓜藤，香气袅袅，朦胧如雾，根根青嫩，宛如一条条青龙浮在云层。因此，我给这道菜命名为“青龙浮云”。

再看南瓜的果实，嫩时可以切丝炒吃，其味甜中带香，弥漫着淡淡的荷叶味；老时可以切大块煮食，其味甚甜，但丝毫沒有尖锐之感。别以为南瓜乃乡下货色，登不了大雅之堂。陆文夫的小说《美食家》中就有道苏州名菜，名曰南瓜盅。那是将上等的八宝饭放在南瓜里回蒸。南瓜的糯香和八宝饭融为一体，可谓风情万种，珠联璧合，其味其色均达到了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境界。南瓜还可切成方方正正的大块，和切成薄片的五花肉一起上锅蒸，南瓜的清香和肉香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，其乐融融，吃起来有中小康即富的美感。

南瓜的品种很多，有一种金黄色外表的小南瓜，个头不大，模样好看。田园房檐下倘若悬吊着几个这样的小南瓜，这院落立马就生动极了，仿佛院子里住着小康的农户，或者清雅的文人。

民间传统习俗中，南瓜也是一种吉祥物的象征。《诗经》中有“绵绵瓜瓞”的句子，“大者曰瓜，小者曰瓞”。大小瓜累累结在长长的藤蔓上，象征子孙繁衍，相继不绝，因此，后人常用祝贺、贺人子孙不断。有的地方还把喜欢南瓜放着鞭炮送到孕妇床上，以兆生子。有的还用红绸子包好瓜，贴上长笺，选个相貌端庄的小孩抱着，请一位贤老带队，送到已婚未孕的妇人床上，用被子盖好，祝福早生贵子，这叫“送瓜”。也有的是把偷来的南瓜“穿上衣服，装扮成娃娃模样”送去，南瓜隐喻其“南”音同“男”。

南瓜的种子可以炒吃。炒熟的南瓜子白胖、香郁、油耐，而且还可以驱除肠道虫，尤为少男少女们喜爱。



临圣教序(书法) 董建民

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，寒风的裹挟下，雪花肆虐地笼罩在小镇上空。当第一缕炊烟升起的时候，雪花才垂头丧气地消沉下来。

混沌的晨色中，岗前广场上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大男孩，在垃圾箱里翻腾着。他叫小小，二十出头，蓬头垢面，隐约中露出几分英俊。小小是镇东头马家的独子，马家几代人以剃头为生，小小的病让马家的日子雪上加霜。

两年前，小小看上了邻家女孩倩倩。在小小的心中，倩倩就是他的月亮仙女，有双弯弯的月亮眼，尤其那娇嫩的脸蛋，更像十五的月亮。

十八岁的小小，课堂上常走神，倩倩那张脸总在他眼前荡来荡去。每天上学放学，跟在倩倩身后的一定是小小，倩倩不敢看小小，怕被小小直勾勾的目光咬着。

一个月色朦胧的夏日，小小鬼使神差地走进倩倩家小院。西厢房影绰绰飘着月亮仙女的影子，上半身裸着，坐在小船型的木盆里。倩倩弯月般的笑眼眯着，脸蛋微扬，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小小脸颊发烫，身体被热浪包裹着，整个人僵住了。扒着门板的手一滑，咣当扑进西屋。

倩倩一声尖叫，顷刻间一条扁担砸在被幸福包围着的小小身上，小小没感到痛爬起来想跑，被倩倩一把抓住，小小颤抖着昏倒了。

问，是打开灵魂、打开世界的钥匙。马克思的座右铭是“怀疑一切”。“怀疑一切”就是遇事就要问。可以想，怀疑一切造就了马克思。同样，屈原之所以伟大，也是问出来的。屈原曾经创造了连问的世界纪录。他的《天问》373句，1560字，竟然一口气对天、对地、对人生提出了173个问题。流传最广、最有影响、最具传奇色彩的问是牛顿的苹果之问。有一天，牛顿正坐在苹果树下休息，忽然一个苹果掉了下来，砸在了他的头上。他摸了摸被砸痛的地方，捡起苹果，就想到了一个问题：苹果为什么不向上边升，而总向下边落呢？是不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在起作用，把苹果拉向地面呢？过了很久，牛顿终于找到了答案，这就是“万有引力”。

不仅牛顿，许多名人都有自己的不俗之问，但我最欣赏的有四。第一是毛泽东：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此问震撼古今，是唤醒工农大众翻身求解放的一声炸雷，导引中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取得了成功。第二是陈胜：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此问是平民对贵族的挑战，是对血统论的否定。由此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普通老百姓开创的朝代——汉朝，横空出世。

第三是元好问：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从古到今，情为何物一直困惑着人类。是元好问第一个发出了这个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亿兆之问，从而开启了提倡男女自由恋爱的先河。

第四是辛弃疾在《木兰花慢》词中发出的“天问”：可恨今夕月，向何处，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影东头？是天外，空汗漫，但长风浩浩送中秋？飞镜无根谁系？姮娥不嫁谁留？谓经海底问无由，恍惚使人愁。怕万里长鲸，纵横触破，玉殿琼楼。虾蟆犹堪浴水，问云何玉兔解沉浮？若道都齐无恙，云何渐渐如钩？

古人没有天体运行的科学知识。在宋朝那个时代，辛弃疾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实在是不简单。所以王国

人贵好问

* 宋宗桃

第二是陈胜：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此问是平民对贵族的挑战，是对血统论的否定。由此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普通老百姓开创的朝代——汉朝，横空出世。

第三是元好问：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从古到今，情为何物一直困惑着人类。是元好问第一个发出了这个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亿兆之问，从而开启了提倡男女自由恋爱的先河。

第四是辛弃疾在《木兰花慢》词中发出的“天问”：可恨今夕月，向何处，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影东头？是天外，空汗漫，但长风浩浩送中秋？飞镜无根谁系？姮娥不嫁谁留？谓经海底问无由，恍惚使人愁。怕万里长鲸，纵横触破，玉殿琼楼。虾蟆犹堪浴水，问云何玉兔解沉浮？若道都齐无恙，云何渐渐如钩？

古人没有天体运行的科学知识。在宋朝那个时代，辛弃疾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实在是不简单。所以王国

维叹曰：“词人想象，直月轮绕地之理，与科学家密合，可谓神悟。”

宋神宗元丰六年(1083年)闰六月，苏东坡写了一首充满禅机的《题沈君琴》诗：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？若言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

物体是怎样发声的，现代人说起来简单，就是振动。但是古人是不清楚的。不仅苏东坡，早在唐朝的韦应物也有一首类似的《听嘉陵江水声寄严上人》诗：

……水性自云静，石中本无声。如何两相激，雷转空山惊？

应该说，韦应物注意到了“两相激”，距离振动更近了一步。但不管咋说，苏东坡和韦应物都是文人，我们不能苛求他们给出答案。只能说，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已是相当不错。至于破问，当然得有痴于此道的、反复琢磨研究的有心人出现。总之，先有提问，后有破问。提问和破问之交替，就是不断地前进。

能够发现问题并“问”出来，问题就解决了一半。信然！

维叹曰：“词人想象，直月轮绕地之理，与科学家密合，可谓神悟。”

宋神宗元丰六年(1083年)闰六月，苏东坡写了一首充满禅机的《题沈君琴》诗：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？若言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

物体是怎样发声的，现代人说起来简单，就是振动。但是古人是不清楚的。不仅苏东坡，早在唐朝的韦应物也有一首类似的《听嘉陵江水声寄严上人》诗：

……水性自云静，石中本无声。如何两相激，雷转空山惊？

应该说，韦应物注意到了“两相激”，距离振动更近了一步。但不管咋说，苏东坡和韦应物都是文人，我们不能苛求他们给出答案。只能说，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已是相当不错。至于破问，当然得有痴于此道的、反复琢磨研究的有心人出现。总之，先有提问，后有破问。提问和破问之交替，就是不断地前进。

能够发现问题并“问”出来，问题就解决了一半。信然！



万壑凝烟(国画) 孙扬

新书架

《此时此地》：不可思议的相遇

* 马博

《此时此地》是两位世界级、拥有无数粉丝的作家J.M.库切和保罗·奥斯特三年间的通信集。J.M.库切是来自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影响了无数作家的创作，代表作有《耻》《等待野蛮人》等；保罗·奥斯特是来自美国的著名小说家，是村上春树的偶像，代表作有《纽约三部曲》《幻影书》等。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风格颇为不同，库切的作品往往聚焦于南非社会，对社会现实有比较强的指涉性；而奥斯特作品多写纽约，描述的是都市人的生活状态。而这两位作家竟有交集，似乎颇让人意外。事实上，他们

真正的交往开始于2005年，当时奥斯特请库切为自己编纂的贝克特文集撰写序言，到了2008年，奥斯特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文学节上和定居那里的库切见了面，真正成为朋友。之后，库切向奥斯特发出邀请，约定两人通信三年，话题不限。事实正是如此，这本书的包含了友情、人生、文学、艺术、生活、经济危机、战争、体育……无所不包，无所不谈。两人的交流绝非客套，在意见不同时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比一般的通信集内容更深，比一般的文化随笔角度更广，令人读来十分过瘾。

救命！救命！女孩看着地上滚着俩泥人，吓得不知所措。那男人几次想挣脱，小小死不放手，直到小乞丐赶来帮忙，才将那男人制住。

倩倩得救了，小小吓得没了踪影。第二天，倩倩跟在爸爸身后来自家西屋重新上演了那当年的月光。不久，小镇那个傻小小不见了。

小小跟着爸爸学起了理发，成了大徒弟，小乞丐被收为小徒弟。一串鞭炮声中，小小的站前发廊开业了。月亮升起时，一位长发飘飘的女孩走进来，说是要应聘。

小小看到一天仙飘来，笑眼弯弯像月牙，月光里的倩倩，如夏花般灿烂……

朋友又领我们去参观了小区最大的院子，足足一百二十多平方米。院子里原来的草坪都被硬化了，铺上了大理石，看起来像个小广场。四周高高的铁艺围栏，将院子与别人家严严实实地隔离开来。朋友说，这才叫大院子吧。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那不叫大，那叫空旷。

我喜欢那个小而层峦的院子，因为它是建在心上的，它因而是充盈的，丰满的，灵动的。没有比一颗丰崇之心，更大的院子了。

朋友又领我们去参观了小区最大的院子，足足一百二十多平方米。院子里原来的草坪都被硬化了，铺上了大理石，看起来像个小广场。四周高高的铁艺围栏，将院子与别人家严严实实地隔离开来。朋友说，这才叫大院子吧。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那不叫大，那叫空旷。

我喜欢那个小而层峦的院子，因为它是建在心上的，它因而是充盈的，丰满的，灵动的。没有比一颗丰崇之心，更大的院子了。

微型小说

醒来的月光

* 佟继萍

小小醒来后，就只是痴痴地笑。小小家拿出全部积蓄去省城各大医院寻医，也不好见好转。看着儿子，小小爸的视线模糊了。

小小成了傻子，辍学了。好在小小家人缘好，吃百家饭饿不着。只是有一群不懂事的孩子，跟着他追着打着喊着……小小傻，傻小小……

飞起的小石子雨点般落到小小身上，小小好像自带盔甲，浑然不知，边跑边笑。

人冬了，小小穿着四处漏风的棉衣，左手拉着棉袄的前大襟，右手提着松松的棉裤腰，风在身体里穿行，他不住地发抖。间或，他还腾出一只手依然在垃圾箱里翻腾着，时不时瞄一眼行人，这路口是倩倩每天的必经之路。

不知从哪趟火车下来一个小乞丐，他们成了朋友，小小被那些调皮的孩子追打时，身后多了一个追打那群熊孩子的小乞丐。

春天来了，小小脱下了七零八落的破棉衣，穿上了干净的秋衣秋裤，洗

宋书恩说：“这丫头，一点也不乖。”

吴金春刚上高中的大女儿吴小琪说：“还没见我姑父这样能言善辩过，当了记者就是这样。”

宋书恩做了一个摊手耸肩的动作，“琪琪，你是笑话你姑父不是？我能言善辩，这都是跟你爸学的，他是我的老师。”

嫂子对吴小琪说：“你姑父可是个人，能写能说是出了名的，要不你爸也不会让他到厂里来。”

吴小琪说：“以前没看出来，我见他在我爸面前总是不多说话。”

吴金春说：“闺女，那叫有涵养，你姑父是真有涵养，你得学着点宝贝。你姑父在厂里这么多年，只要我和几个副厂长在场，他永远都不多说话，多少领导都夸他能干，懂规矩。他这一走，谁不说可惜啊。”

吴金玲马上接过哥哥的话说：“有啥可惜的呀，不就是会写几句漂亮话嘛，谁稀罕他。”

吴金春马上很认真地批评妹妹：“你说的可不对，书恩是人才，难得的人才。你见过谁一下子从一个乡镇企业到省城当记者的？最少在沙源县我还没听说过。”

给水建兵打电话订好房间，宋书恩起来开始收拾房间。他不是个邋遢的人，无非地面上有一些揉成团的稿纸和纸屑，烟灰缸里有成堆的烟头，床上有一些该洗的衣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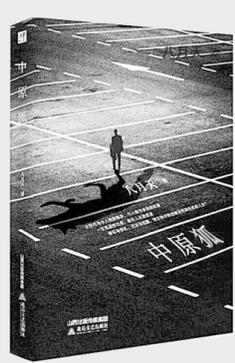
马上就可以见到亲爱的省玉了！收拾完房间的宋书恩这样想着，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。

中午的饭局气氛非常欢快与热烈，宋书恩和吴金春都喝了不少酒，如果不是被嫂子与吴金玲拦住，他们还能再喝下去一瓶。

水建兵的出场把喝酒推向了高潮。干饭店老板时间长了，在酒桌上的经验自然丰富。水建兵先拿省城的敬酒风俗给吴金春敬酒，端三杯（被敬者独自喝三杯），敬酒者再陪一杯，这叫“外陪”（被敬者独自喝两杯，敬酒者再陪一杯，叫内陪）。接下来又以柳青县的风俗敬酒，碰三杯，即两人各喝三杯。最后以沙源县的风俗敬酒，“写”（写即倒）三杯，不陪酒。

水建兵的敬酒当然包括宋书恩，他们还共同碰了三杯同学酒。

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吴金春伸出右臂揽着宋书恩的肩膀，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亲密，他说：“书恩，有出息，干得不赖



哥支持你。”

宋书恩很动情地说：“哥，当初你把我从一个临时代教弄到厂里，入党，农转非，转干，哪一步不是你帮我？这辈子，没有比你对我好的人了，我会永记在心，我报答不了你，让小玉孝敬你吧。”

宋书恩转向女儿，“小玉，你长大了右臂揽着宋书恩的肩膀，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亲密，他说：“书恩，有出息，干得不赖

哥支持你。”

宋书恩很动情地说：“哥，当初你把我从一个临时代教弄到厂里，入党，农转非，转干，哪一步不是你帮我？这辈子，没有比你对我好的人了，我会永记在心，我报答不了你，让小玉孝敬你吧。”

宋书恩转向女儿，“小玉，你长大了右臂揽着宋书恩的肩膀，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亲密，他说：“书恩，有出息，干得不赖

连载

爹哄他说：“药。”

精豆儿又耸鼻子，说：“我吃药！”

“药苦！”爹用身子挡住他。“我吃苦！”精豆儿转过身子，撵着喊。

水花也过来了。高峰山用筷子夹给精豆儿一块，又夹一块给女儿。

精豆儿塞进嘴里：“好吃！”接着又喊：“爹，我还吃苦！”

高峰山又夹给他一块，说：“不能吃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精豆儿追着爹。“吃多了光生病！”高峰山做了一个肚疼的样子，掂着瓦罐走出院门。“爹，爹！”精豆儿喊着撵出来。“哥，哥！”水花追着精豆儿。精豆儿才不听水花的话呢，他只追爹。

“桂生哥！”高峰山喊着走进屋子。

“主任！”魏魏刚熬好药，正和丹红喂二小爹喂药。

二小连忙拿碗盛汤。“我吃苦！爹，我想吃苦！”精豆儿又钻了进来，嘟囔流下一串口水。

胡正强队长说对了。二小娘一直不说话。虽然她救了，虽然她看见了二小和二小悲伤的眼泪，虽然她对游击队和乡亲们的帮助心存感激，可她怎么也走不出寻死的念头。坐在东间的床上，听着魏魏和胡队长对丈夫的抢救，看着乡亲们对他们一家的关怀，她的泪水怎么也流不干。她只想死。只想以死结束自己的耻辱。她盘算着的，不是如何活下去，而是如何死得快。

二小不知道娘的想法。娘是他叫魂叫回来的，他生怕一不小心娘的魂再跑了。坐在西间看着爹，却不时地留神看着东间。娘在哭。娘的哭时而又尖细，时而低沉。娘哭，二小就哭。二小不知道娘为什么哭，为什么哭得那样痛。二小才十二岁。二小还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生死。

但他知道，娘一定遇到了过不去的事情。二小到门外看看，木梯还在，那个把娘叫回来的篮子也在。他把木梯竖在墙角，把篮子放在木梯旁边，随时准备着拿来再用。

王桂生哆嗦着。高峰山把他扶起来。王桂生哆嗦着说：“那王八蛋鬼子，他先摸嘴后摸屁股，我想着先吃后厨，他找厨所哩……”

“都知道了桂生哥，趁热喝点儿鸡汤！”高峰山说着，示意二小。

了！”抬头看着爹又喊：“爹，你让我再吃点儿苦吧？”爹瞪他一眼，水花连忙往后拉他。

王桂生哆嗦着。高峰山把他扶起来。王桂生哆嗦着说：“那王八蛋鬼子，他先摸嘴后摸屁股，我想着先吃后厨，他找厨所哩……”

“都知道了桂生哥，趁热喝点儿鸡汤！”高峰山说着，示意二小。